

美女开着MiniCooper找胡一飞算账 ⑧

青春小说



银河九天 著
重庆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某理工大学的在校男生胡一飞，本来是电脑小白，无意间淘到一块二手硬盘，这块硬盘是一位美国电脑天才无意间遗失的，被淘宝贩子贩到了国内，流到了胡一飞的手上，从此胡一飞走上了强大离奇、啼笑皆非的黑客之路。现实中被人冷落、嘲笑、忽视的他，在网上却敢和国际黑客组织叫板，并且出奇制胜。

[上期回顾]

“我是读书人”只要登录“狼窝大本营”，他的代理服务器就会被关掉。是谁在追踪自己呢？为了搞清这个问题，他脱掉马甲，用自己的本尊ID“寒号鸟”登录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。

“寒号鸟”又搞了个新马甲，叫做“糖炒栗子”。

本来他是打算以后都要绕着二当家的走，谁知他把那台被胡一飞入侵过的跳板服务器反反复复、仔仔细细检查了好几天，愣是没在上面找到丁点入侵的痕迹，这让他非常困惑。寒号鸟按捺不住，便注册了这个新马甲，想着先跟二当家的建立联系，以后慢慢套话，一定要把这个谜解开。

在论坛上搜索了二当家的以前发表过的所有帖子，寒号鸟意外地发现了那篇求助帖。他心里只怪自己以前太大意，这二当家的一张嘴就能扯出这些专业名词来，至少也是个高手级别的人物。

心眼子一转，寒号鸟就有了主意。他把胡一飞的求助帖给顶了起来：“经鉴定，楼主是位高手！二当家的能够说出这些技术名词，足以说明本身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技术层次，你所提的这些问题，估计整个‘狼窝大本营’上都没人能回答得出，以后请不要再拿我们这些小菜鸟们开玩笑！”

寒号鸟认为这番话写得是得体自然，那二当家的看了，肯定会对自己这个新ID留下点印象的，也方便以后自己去跟他拉关系。胡一飞的这帖子发到论坛上，就没一个人正儿八经地回复过，貌似这是个很低级的问题，谁也不屑于来回答，所以寒号鸟的回复一出现，立时就得罪了不少人，帖子里一场混战。

“你自己不知道就算了，竟然敢说整个狼窝都没人能回答，太嚣张！”“糖炒栗子，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！”“无知的人，总以为自己无所不知，悲剧啊！”“寒号鸟，我的偶像，出来秒杀他吧！”还有一个人更绝，也不知道从哪找来的一大堆洋单词，

往下面一回复，就开始问别人自己是不是也是高手了。

一群人在帖子间跳来跳去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把电脑前面的寒号鸟也看傻了眼。他没想到自己的回复会引起这么个后果，愣了半天，冷笑道：“妈的！你们说二当家的是新手，还不如直接说老子就根本不懂电脑呢！一帮无知的家伙！”

胡一飞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，正是半中午。一抬眼，发现寝室已经空了，他这才想起一大早老大和老四就去了网吧，说是今天转移阵地，先去龙源网吧踩踩点；段宇也出门了，每个周末他都得到丽妃娘娘那里去报到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拎包扛东西的力气活干，顺便再把小丽的那一大堆衣服送去洗衣房。

胡一飞昨天吃饭的时候就跟小乐约好了，今天一块到自习室去看书。他坐在床上给梁小乐打电话，谁知电话通了，梁小乐却说看不成书了，她临时有个兼职的活干，现在都已经去市里的路上了。

胡一飞挂了电话，又躺倒在床上，想着自己今天要做什么，是去自习室看书呢，还是躺在寝室看书，或者是去大街上看美女？想来想去没个主意，胡一飞就下床开电脑，还是先玩会“二奶”再说吧。从二手硬盘上倒腾出来的那十来个小工具，胡一飞现在差不多都搞清楚了。他水平有限，一边靠猜，一边靠网上的搜索结果，反正就这么凑合着，最后竟然也差不多把那些工具的用途给搞明白了。

登录到“狼窝大本营”，胡一飞就发现自己的陈年老帖被顶了起来。等看到“糖炒栗子”的回复，他就出了一脑门的白毛汗，心想你小子是啥眼神啊，这得要多少度的近视外加散光，才能把我看成是高手啊。

不过你小子打捞技术倒是不错，这种沉到了太平洋底的帖子，都能捞起来。

胡一飞索性关了“狼窝大本营”，从床头拿出那两本新买来的基础知识书，都是按照Cobra列出书目买来的。胡一飞实在没事干的时候，就会拿出来翻翻，他原来的计划也就是能学多少是多少，不强求。翻开书刚看了两眼，寝室门就开了，老大和老四像霜打了的茄子似的，蔫不唧唧的。

胡一飞晃荡着二郎腿，“你俩怎么回来了？”老大叹了口气，上前拍拍胡一飞：“果然‘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’！二当家的，别怪我们，我们这也是没办法！”老大说话的腔调，沉痛无比！

“你们俩这是神经了，还是上网上傻了？”胡一飞被弄得摸不着头脑，“怎么说话神叨叨的，能不能整句地球人能听懂的？”

“你到阳台上看看去吧！”老大往阳台上一指，就和老四齐齐地摇头叹息。胡一飞一头雾水，站起来走到阳台，趴在窗户上往外瞅了瞅，第一眼啥都没有看见，路还是那路，楼还是那楼，校园还是那个校园，没有什么不同的。胡一飞把视线拉近了，往下一看，顿时觉得眼前一亮。我靠！宿舍楼下停了一辆红色的MiniCooper，很是扎眼球，车前还靠着一美女，飘逸的长发，火红的风衣，造型十分拉风。胡一飞就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，准备来个流氓哨，结果定睛一细看，那不正是野性美女曾玄黎吗？

“我靠！”胡一飞赶紧缩回脑袋，扭过头就是大骂，“你们怎么把她给引到这里来了？”老四一脸无辜的表情：“我们也不想啊，可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的。早上我们到龙源网吧

没多久，她就找上门来，把我们堵在了那里。我和老大对付女人都没有什么经验，想着你是高手，我们就给你带回来处理了！”

“我……”胡一飞要吐血了，这两个货还真是一对人才呐，带回来处理，也亏他们能想得出来，“那你们就不会带到别的宿舍楼去？”老大和老四如醍醐灌顶般地对望了一眼，然后齐齐看着胡一飞：“忘了！”这还真不是瞎说，两人刚才就想着赶紧把她脱手转交给胡一飞，丝毫没有往别处想。

楼下曾玄黎看见胡一飞探了下脑袋，又缩回去不见踪影，就在下面喊了起来：“胡一飞，你给我下来！”叫了两声，看胡一飞还是不露头，曾玄黎便生气了，直接骂开了来：“胡一飞，你个王八蛋，别以为藏起来当个缩头乌龟就没事了，有种你给我下来！”她这么一喊，楼上倒是立刻露出十多个脑袋来，一个个兴奋得像是打了鸡血，趴在窗沿上议论着：“怎么个情况啊？胡一飞这小子干啥缺德事了，这都被美女堵到楼门口了。”再一看，就发现楼下叫阵的，还真是货真价实的美女，再再一看，那美女屁股后面趴着一辆MiniCooper。这下就炸了窝，一个个呼朋唤友，狂嚎乱叫的，不到一分钟，阳台上就黑压压地挤满了脑袋，远远看去，甚是壮观，像是爬满了毛毛虫。

不少人拿起电话：“喂，张三，你起床没？起来的话，就赶紧滚到二号宿舍楼来，有大热闹看，秦香莲大战陈世美！”“喂，李四，二号宿舍楼有人求爱了！靠！你脑子被驴踢了？这是男生宿舍楼，怎么会有男的跑来求爱，这次不是摆蜡烛，是一美女开着MiniCooper来求爱了，腿脚利索点，晚了可就看不到了！”“东阳日报社吗？我要提供新闻线索……”

孟非在印刷厂盘算着能混成车间主任 ⑥

名人传记



孟非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孟非，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。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、从容讲述。童年重庆、少年南京，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。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，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。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，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。他从摄像、记者、编导、制片人、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。四十年，人生坎坷，从平凡到精彩，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。顺应本心，淡定从容，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。

随遇而安，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，他给出的唯一答案。

[上期回顾]

孟非高考落榜后，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就到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当印刷工。

暂时落脚

从一个闲散人员，到一个印刷工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虽然工种差了点儿，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，而且又是在广电系统的企业，对我而言多少有点儿归属感。当时我想，再干几年厂子会越来越好吧，等我资历老一点儿之后也许可以转正成为厂里的正式工。在厂里，我的文化水平还算比较高的，好好干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组长甚至车间主任这样的级别。

印刷厂的工作自然就是印报纸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，电视节目报还是很吃香的。很多有点岁数的人应该都还记得一张节目报刚来的时候，一家人围在一起用红笔在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下面画杠杠的情形。刚开始印报的时候，印量是从十几二十万开始的，慢慢增加到三四十万、五六十万，最后到了鼎盛时期印过一百二十多万份。很多年后，我碰到印厂的老同事，问他现在印多少，对方说：“十几万吧。”我开玩笑说：“怎么这么少？我一走厂子就不行了吗？”

当时节目报挺吃香，报纸印量大，我们的机器和人员少，导致我们必须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，连续干三十多小时，就是俗称的大夜班，中间每干八小时休息两小时，印一次报纸，我要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两回日出日落。

印厂车间的噪音非常大，有九十多分贝，巨大的噪音让人就是面对面也得扯着嗓子喊，对方才能听得清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很快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为什么劳动人民嗓门儿大？那是因为劳动人民无论是在广阔的地里干活儿，还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厂里上班，声音小了，别人都听不见。

那时每次印报纸，印刷工人们不停地抽报纸出来查看，看墨重不重、水大不大，而我除此之外，还看新闻。后来厂里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闻节目里每天都有读环节，就说：这是他在厂里印报纸落下的病根儿。

一同值班的小郑

平时不印报纸的时候我们就得卸纸、保养机器，中午就在宿舍待着。说起来是宿舍，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建筑工地上那种工棚。宿舍在一栋红砖房子里，房子上下两层，一楼住着广播学校的老师和教工，只有楼上两间属于我们厂的工人。

每间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，里面还堆满了印刷辅料。到了冬天，有人会把劳保鞋脱下来，把臭烘烘的鞋垫放在廉价的电热器上烤，旁边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着饭盆在吃饭，还有人在一边抽烟—那种乌烟瘴气的味道恐怕大多数人是受不了的，但我已经很习惯了。

印厂每周日休息一天，但每晚都要有两个人值夜班，差不多每半个月就轮到值一次。厂子在郊区，很空旷，夜里风很大，偏偏值班室还有两块玻璃碎了，用报纸糊了起来。值夜班的夜里，外面北风呼啸，风吹在报纸糊的窗户上，哗哗作响，这时总会想起厂房是建在坟地上的这一茬儿，我们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我睡的那张行军床，有一截弹簧坏了，翻身的时候要是不小心，断了的那一截弹簧就会戳着屁股，加上这床睡过太多人——干过八小时后轮流休息的人都睡这里，褥子也没人洗，总是散发着一股恶臭，所以刚开始我总是很难入睡，后来夜班印报纸时间太长了，累得倒头就睡，就完全没有异样的感受了。

当时厂里有个小福利，每周印

完报纸之后，厂里会给每个工人分几查报纸，具体数字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好像能卖个十来块钱。这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印刷工也算不错了，毕竟每个月工资才三百多块钱。拿到这点福利报纸后，大多数职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卖，一般都是在门口的小店换点儿烟酒之类的，而我这样的进步青年是把厂里发的报纸兑给我家门口的报摊，换其他报纸看。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郑。

每次印完报纸后都要打扫车间，这活儿一般没人想干，大家都恨不得赶紧换衣服走人，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扫卫生。只有小郑每次都自告奋勇，说：“你们走吧，我来。”他这样高风亮节，让我们感动了很久。

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，他抢着打扫车间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偷偷从车间多拿点儿报纸出去。多拿点儿也就算了，他还不像其他人那样一次性兑给小店或者报摊，竟然自己拿着到街上零售，结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厂长撞到了，厂长当场质问他怎么有那么多报纸。虽然这事儿后来不了了之，但小郑的“高风亮节”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会儿大家笑话小郑其实不太厚道，他那样做虽然不对，但不就是为了稍微多赚点儿钱嘛。那会儿大家的工资就三百多，过得都不容易。而且听说小郑家里也比较困难，那时候厂里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块钱一包的香烟，他只抽一块多的最便宜的那种，平时还经常蹭别人的烟抽。我挺乐意他蹭我的烟抽，因为他很愿意帮我跑前跑后，某种程度上，可以让我值班的日子不那么痛苦。

在那时我们宿舍里连电水壶都没有，只能在煤气灶上烧水，水龙头在一楼，煤气灶在二楼，我们用来烧

水的是一个特大号的也不知道是谁丢在宿舍里的饭盒。我值夜班的时候要喝开水，每次都是小郑到楼下打一饭盒水，放到炉子上烧开后，用棉纱包着滚烫的饭盒把水灌到水瓶里，再下楼打一盒水上来，再烧。要灌满一水瓶，他要楼上楼下跑八九趟。类似这样的事，由于蹭我烟抽的缘故，都是小郑包揽了。

后来我越来越不想值夜班了。因为连上印报纸的两个晚上，再值一个夜班，等于一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在厂里不能回家睡觉，太痛苦了。有一次一个同事悄悄跟我说：“你要是想值班，就给小郑一包黄红梅，你让他一个人值班，他保证干。”一开始我有点儿不太不好意思开口，没想到后来小郑主动跟我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值班没事儿。”我有点儿犹豫，怕被厂长知道。他又说：“只要你明天早上八点钟之前，赶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厂里就没事儿。”我一听，喜出望外，赶紧跑下楼买了一包黄红梅，递给他连声说“你辛苦、你辛苦”，他就在连声说“不客气、不客气”的时候把烟揣兜里了。

一九九二年春节值班又轮到我和小郑。大过年的总不好意思再留他一个人值班了，而且也不舍得过节的加班费。我到厂门口的小店买了瓶分金亭特酿（一种价廉物美的白酒），两包多味豆、一包好烟，拎到宿舍里去。小郑依然勤快地灌满了一瓶开水，把一个脏得要命的小桌子清理出来。我把两包豆子摊在纸上，弄来了两个杯子，我们就一边喝酒，一边吃豆子聊天。楼下小店里有台黑白电视机，当时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，声音放得特别大。我听到电视里的主持人兴奋得不行了，说：“我们向此时此刻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拜年！”我一听乐了，跟小郑说：“听，说我们呢。”